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三十回 歸海島小慶團圓 夢中華大開世界

卻說盧大團、蕭子穎聽見李藻壁替賈守拙出脫的法子，心中甚喜，趁勢問道：「這般辦法，未知要花多少錢，方能息事？」藻壁伸出一個指頭道：「人命大事，只怕要一竿光景。」子穎呆了一呆，大團道：「可還好些些？」藻壁道：「你交給我一千銀子，用得剩下，我就還你，用的不夠，我不要你加便了。」大團道：「銀子還待設法，後日六點鐘，我們仍在這裡會，交銀子便了。」藻壁答應。大團、子穎回到寓中，商量辦法，子穎道：「我們雖說帶的珍珠鑽石不少，但是這個小小州城，那裡去賣。」大團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我聽見你川資那般躊躇，早在漢口賣去一顆珠子，得了三千銀子，兌成金葉帶來，今日果然用得著他。」子穎大喜。看看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他二人便帶了三□七兩多金葉子，到得酒館，李藻壁早到，寫下筆據，交付赤金，說明候他五天，定有眉目。到得第五天下半日時候，只見藻壁領了賈守拙來到盧、蕭寓中，焚券作別。當夜大團和子穎商議道：「這事出於猝不及防，李藻壁貪圖金子，所以設法將賈老伯放了出來，搪塞我們，恐怕反覆起來，我們花了錢，還落了一個空。依我主意，即刻就走才是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就到守拙客寓裡，同了守拙妻子等人，連夜逃出城去，把粗重行李，都掉下不顧。行走不遠，果然後面燈籠火把，飛跑趕來，看清是興國州的差人，盧、蕭二人叫大家躲在樹林裡，讓他們過去後，再從別路逃到漢口，搭上輪船，直駛上海。及至上了仙人島的船，然後守拙想起稽老古來，托他們去接來同走，盧、蕭商議道：「我們是去不得的了，莫如待寶三、爾介二位去罷。本來這船要等候黎、寧、魏三個月哩，還來得及往返。」二人去後，不到半月，果然老古一家都來了。寶三道：「我們到得愚村，知道稽先生是不肯來的，只說賈老伯在漢口等著他有事商議，將他騙上了船，又把他夫人騙了來的。」老古道：「我到如今，還只疑二位是個拐子，卻自問若干年紀，拐去做甚，因此放心前來，不料和親家在此廝見。」守拙道：「托天之福，我大兒子做了官，接我去享福，我想著若不是親家同去，我也沒甚趣味，所以特地請他們來接你的。」大團道：「原來賈老伯還沒知道希仙大哥，如今是做了仙人島的島主，老伯此去，是要做太上皇的，並不止做什麼官。從前說做官那句話兒，是為著衙門裡耳目眾多，不敢直說。」守拙道：「哎喲，莫非我兒子做了強盜，那是我誓死不去的。」大團道：「不是強盜，那仙人島在海外，不歸中國管轄的。」守拙猛然想起前番的夢兆道：「世間果然有個仙人島麼？從前我曾夢見的，島裡的人，都是戴的草帽，穿的短衣，著的皮靴，對不對？」大團道：「正是。」守拙道：「這般說起，我也不去。」大團問其所以，他道：「我前回夢裡頭見他們島中的人，都笑我不合時宜，如今去時，他們益發要笑我了。」大團道：「不然，老伯做的是夢，如今真個到了島中，人人敬重老伯，再沒敢戲玩的。」守拙方才應允同去。盧、蕭各人命把船開到布哇，賣去了許多珍寶，購進了好些新式機器，又置備若干書籍，守拙和稽老古，也上岸去閒耍一次。果然絕好風景，從來沒見過的，次早開船，遇著順風，不一日便到了仙人島。希仙親來船上，和父母見面，自然悲喜交集，訴說些別後的事情。稽老古道：「聽說賢姪，做了島主，果有其事麼？」希仙道：「這島裡不分什麼主和民的，總歸公共辦事，主也不能一人獨主，須要大眾商議。住在島中的人，大家不靠勢力，只講公理，公理不合，隨你島主，也不能壓制人的。」老古道：「這般說來，做這島主，有何趣味？」希仙道：「做島主原不是講究有趣的，原是代眾人辦事的，其名叫做公僕。只為這島並非一人的島，是島中人民大家有份的島，既是大家有份的島，便大家作得來主。如今島民的見識也漸開明了，竟不容一人恣唯欺壓他們，只是眾人亂作起主來，橫出主意，也辦不成事，所以設了一個公處，名為議院，大家公議了，由我們定其從違。又恐怕島民的學問，沒有學好，甚至害了人家的自由，所以立出憲法，要大眾遵守，如今正議此事哩。」老古道：「怪不得我在家鄉時，有位同道中朋友來告我道，朝廷改了什麼立憲政體，叫南洋大臣議定憲法，我就不懂這句話。他同我說了半天，也說的不明不白，如今賢姪又說什麼立憲來，究竟是何來歷？」希仙道：「憲法就是公守的法律，只因君主沒有壓制百姓的道理，所以立這個憲法出來，大家共守。有立法、行法、司法的三大權，立法是議定法律，行法是奉行法律，司法是執定這法律。那其間各有權限，不相侵凌的。」老古這才有點明白。

希仙料理父母上岸，只見許多島民，短衣草帽，在岸上排隊迎接，希仙告知守拙，和他們脫帽為禮。當日入宮，自有一番家庭之樂，不須細表。

再說稽老古，跟著賈守拙入宮，雖住了高廳大廈，曳著細氈軟絨，吃著珍饈美饌，比在愚村享福甚多，然而為禮法所拘，很不如科頭跳足，在那瓜田豆棚的時候，隨意閒談，逍遙自在，只不過和守拙有時還能略敘敘舊情，其餘的人，沒一個談得入港。他自從經了海風，得著島中新鮮空氣，身體雖健旺了許多，因天天納悶，弄成一病，吃不下茶飯，守拙聽見老古病了，很覺擔心，連忙去看他。老古道：「我已活到九□一歲了，又來到外洋，見過好些什面，死也無憾，我這老病頹唐，多半是不起的。」守拙道：「親家，你是死不得的，我來到這島中，已是萬分不如意，你只想我們是在鄉間散誕慣的，攔不住天天悶在宮裡，幸虧你和我閒談閒談，解了許多悶，不至生病，要是你去了，我也就要走路哩！」二位老人家相對嗚咽。恰好希仙從議院裡回來，不見了守拙，問知是去探稽親家的病，趕忙來到老古住的那個院中，一直入內，卻見二老相對歎歎，希仙問其所以，才知就裡，便請東方仲亮、盧大團陪著他們到處遊覽。守拙、老古，於別的新鮮機器局所，倒也不甚在意，只喜在田間閒耍，又見了許多種田機器，守拙道：「好好的種田，為什麼要用機器？」仲亮道：「只因島中的人少，不夠用，所以把機器代人工的。」老古道：「這倒有趣，使給我們看看。」仲亮便命農夫把機器使動，果然一鋤便把多少土都掘了起來，仲亮一一指點，賈、稽二人見所未見，很覺納罕。回宮就叫希仙替他們在田間搭了幾間房子住下，二人依然遂了初志，拉了些田夫野老，談些桑麻的舊話。

一天老古起得甚早，在那槐樹下乘涼，一會兒守拙來了，二人談到飯時才回。恰好飯已煮熟，老古叫人抬過一壇酒，大家暢飲。守拙嫌二人對飲寡歡，叫人去請了鄉間的老頭子兩人，一叫郭守理，一叫阮福仔。須與二人來到，一色短衣白帽，見面行過島禮，入席坐下。守拙道：「二位從前在這島中，料想不同如今一般，還是舊法好呢，新法好？」福仔道：「舊法雖說好，恰只限定口糧過活，信奉著教主僧官，弄得大家愚蠢不堪。如今賈島主改了法，家家富足，戶戶讀書，從此過下太平日子，豈不是好。」老古冷笑了一聲，守理道：「大家說新法好，只我以為不然，從前我們島裡，種下田，也儘夠吃用，貨物換貨物，倒也很省事，如今鑄成什麼銀餅銅錢，把來買物，找看這樁事情，將來受累無窮。」守拙詫異道：「銀錢買物，是天下通行，為什麼要受累？」守理道：「我們把貨色換貨色，是各人手裡做出來的，自己有權柄，如今用了銀錢，大家要聽銀錢的主使，將來多錢的占了上風，出力制物的倒分不著餘利，你道不是受累無窮麼？」老古聽這番名論，只是點頭道：「我是因為賈賢姪定的法度，不好意思駁回，其實有許多不妥之處。古人說的好：『善創不如善因』，因這島中的舊法，只稍稍加變通，把我們中國五倫的道理，教導他們，那有不治不太平的。況且君臣的禮，是天經地義，做百姓的，所說是莫非王臣，因該奉了君上的法令，那許他們多嘴，我見島主，見了臣民，那般謙和的樣子，直頭和百姓一般，沒有什麼上下的分別，這不是把君臣一倫廢掉了麼？賈賢姪有福不會享，有威不會作，我很想教導他一番，不好啟齒。」守拙道：「你也太客氣了，他是我的兒子，就同你的兒子一般，雖然做了島主，在家裡是使不出威勢來的，你儘管教訓他。老漢是沒有你的學問，不懂得什麼，要說他幾句，一時也說不出口。」老古呷了三杯酒，正在得意，伸出一個大拇指道：「不是老夫誇口，那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，都經孔聖人教導過，只因道不行，乘桴浮海，來到這裡，惜乎沒處施展，一班小孩子混鬧一場，我看得實在不入眼。」

阮福仔聽他們發出這些謬論，很不入耳，正待駁正，忽見賈島主從外面踱進，郭、阮二人站起身來招呼。稽老古也不知不覺的站起身來，分外恭惟，問他的好，又說他公事那般忙，虧他有這才情。一派將順的話，福仔聽著刺耳難受。當晚各散後，老古回到宅裡，抵足睡下，這一覺直到日高三丈，方才醒來，連叫怪夢，立逼著人去請了守拙來，說那個夢。一回兒守拙來了，老古道：「我做的夢，實在離奇，比你那回夢見仙人島的事更奇了。」守拙道：「請教。」老古道：「我夢見坐了一隻安平輪船駛回中國，

到上海登岸，只見上海那些外國字的洋房都換了中國字，那街上站的紅頭巡捕不見了，都是中國的巡警兵。這還不算奇，最奇的是鐵路造得那般的快，據人說中國八省統通把鐵路造成了，各處可以去得。我記掛的是家鄉，就從上海搭火車前往漢口，上了火車不見一個洋人，我又覺得詫異。私下問人道：『從前我在漢口見車站上有洋人不少，如今怎麼不見了呢？』一個拿旗子的人答道：『原來你是從外國來的，不知道本國如今大好了，各處設了專門學堂，造出無數人才，輪船駕駛、鐵路工程，都是中國人管理。況且從前是借人家款子辦的，如今債都還清了，統歸自辦搭客價錢是劃一的，上落都有人照料，不比從前那般雜亂了。』我因不曉得從前鐵路上的弊病，也沒和他多談，只見車子開起來，天旋地轉，果然風快，據說一點鐘工夫，好走一百多里路哩。那消兩日，已到漢口。自有人來接我們進客寓。一會兒又有小輪船載我到了愚村。只見村中添設了無數學堂，那東鄰西舍的小孩子，都拿著書包上學，果然相貌也清秀了許多。最奇的還有那阿三老呆，這些人賣菜回來手裡都拿了一張《申報》在那裡看，我不合多嘴問他懂得嗎？他道：『你如何看輕我到這步田地？我們村裡的人若大若小，那一個不識字看報。我雖賣菜為生，要不識字，也被人家笑死了。』我此時覺得天大的本事，也不敢看不起人，一會兒又遇著三個學生，打從學堂裡回來，原來他三人都是我從前教過的學生，只不過念完了一部《千字文》，我不信他們學堂裡有什麼新鮮教法，及至問起他們來，什麼天文、地理都比我知道的多。他說道，地是圓的，有什麼自轉公轉的說法，又有什麼恒星、行星這些講究，我失敬的了不得，如今是佩服學堂有效驗的了。我心上方才轉念，要到京城裡去逛逛，誰知我已上了火車，不上兩日，已到京城。只見京城裡都是極乾淨的馬路，人家還說京城灰土大，那有什麼灰土，那馬車、電氣車滿街都是。並且還有一樁奇怪的事，那街道一層還不夠走，車上面還有一層路，車馬喧闐，人聲嘈雜，原來是兩層馬路，我那裡知道世間有這個熱鬧所在，正在納罕，又聽得人說：『皇上出來了。』那知皇上出來，也沒多餘護從，倒像個隨常一般，亦不坐甚麼輦，是坐了車子，一直望城外拉去，人又說是皇上要到東京去察訪政治哩。我也不知道東京在那裡，忽又轉念現在那些做官的，如何樣子？就見許多白鬍子的老頭兒，聚在一處，有些紅頂花翎的，大帽架在帽筒上，一個個愁顏不展，歎道：『如今新進後生，掌了朝權，做出一樁樁破天荒的事來。皇上偏聽他們，弄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進，一件事也做不成，只好掛冠回去的了，我們子弟倒要送他到學堂裡去，多用幾年功，以便將來有個出身。』我因他們這幾句話，又想起一般教讀老先生，果然，又見好些秀才舉人鶉衣百結，聚在文廟前，向著太陽捉蟲子，見我去了，只當是同志，拉我同坐。我問他們道：『諸位先生何不在家教讀，卻窮到這步田地？』一位老先生歎道：『老兄，你難道不知，故意說笑我們則甚？』我發急道：『實在不知。』那貢生道：『如今家家子弟都到學堂去，學什麼新學，通大下一□八省，沒一個開門授徒的了。我們呆守了舊法，沒人肯請去當教員，所以窮到這步田地。』我聽他這話，說得悲切，正是物傷其類，不由得落下幾點淚來。轉念一想：我如今幸在島中，這種苦頭是吃不著的了。如此一轉念，就覺身在島中，見島主和各國君主大會，有人說是弭兵會，我們仙人島的兵船不下數百號，一齊掛了龍旗，還要升炮，炮聲一響，就把我嚇醒了。」賈守拙聽了，大笑一聲道：「這就是我們中國將來的結局。」後人有好事的，做了一首詩，詠這三□回事道：

離奇幻象渺塵根，亞海難招志士魂。
天外無天空航躰，夢中有夢辟乾坤。
拘墟鑿空知誰是，竊國偷鈎一例論。
五百田橫人尚在，未堪都沐漢家恩。